

台海历史文化研究丛书
Taihai Lishi Wenhua Yanjiu Congshu

陈支平 □ 主编

彭兆荣 等 □ 著

Bianji Zuqun

Yuanli Diguo

Biyou De Keren



边际族群： 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

黄山书社

陈支平 □ 主编

彭兆荣 等 □ 著

Bianji Zuqun

Yuanli Diguó

Biyóu De Keren



边际族群： 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

黄 山 书 社

K281.1
PZR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边缘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彭兆荣等著.

合肥:黄山书社,2006.5

(台海丛书/陈支平主编)

ISBN 7-80707-169-9

I. 边… II. 彭 III. 客家-民族文化-研究 IV. B28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51387 号

出版发行:黄山书社

社址: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九州大厦 7 层(230063)

印装:安徽省地质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375

字数:260 千

版次:2006 年 5 月第 1 版

印次: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8.00 元

总 序

《台海丛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福建、台湾海峡两岸以及相邻东南沿海地区人文历史的丛书。

我们之所以要组织编写这样的一套丛书，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东南沿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理区位优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活跃进行与外部世界交流的区域。这种区域特征，一方面孕育了其内部富有海洋文化气息的社会经济人文景观，另一方面也为中华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增添了更加绚丽的色彩。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进步，我们的世界将日益呈现文化多元化的趋向。然而祖先的传统是值得骄傲和自信的。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学术探寻，为我们的家园寻求更多的文化认同感。

二是厦门大学有着一批学养优秀、敬业勤奋的人文学者，值得我钦佩。他们来自哲学、文学、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宗教学、艺

术学、新闻学等不同的学科,却有着共同的挚爱,这就是企盼海峡两岸的文化传统,得到美好地继承乃至发扬光大。为此,大家付出了默默而真诚的努力;并且,与对岸宝岛的许多学者建立了志同道合的联系。学者们的学术追求和文化志趣可以各有不同,但是大家所探索的目标总是一致的:在这块生我养我的土地上,我们的人文之源及其文化表征究竟是什么?

正是这两个原因,成就了我们这套丛书。

我祈望所有的人能够给这套丛书予良好的祝愿!

陈支平

2005 年元旦

目 录

总 序	陈支平
绪 论	1
第一章 帝国边陲	3
第一节 “客人”的历史疏引	3
第二节 封建国家制度下“中心/边陲”的历史变迁	7
第三节 中心/边陲的传统政治话语	12
第二章 边陲社会的要理	16
第一节 边陲的结构与传统之一:历史地理的板块分解	16
第二节 边陲的结构与传统之二:政治经济的分析	30
第三节 边陲的结构与传统之三:边缘的人文生态	48

第三章 草根力量	61
第一节 乡土社会与草根力量	61
第二节 王村个案的实践价值	68
第三节 地方知识系统中的伦理秩序	77
第四章 “主”“客”之间——以宁化巫姓为例	88
第一节 迁徙族群的想像空间	88
第二节 祖宗(族性之根)的资源性确认	93
第三节 族群身份的价值利益与权力	98
第五章 客家社会的家庭及宗族组织：闽西三村	104
第一节 汉民族(汉人)研究中的家庭组织、宗族组织	104
(一) 家庭组织	105
(1) 中国家庭的本质价值	105
(2) 中国家庭的定义	106
(3) 中国家庭的类型	107
(4) 分 家	107
(二) 宗族组织	108
第二节 宁化县石碧村	109
1. 概 况	109
(1) 宁化县	109
(2) 石碧村	111
2. 石碧村的家庭结构	112
3. 宁化石碧村宗族组织	116
第三节 长汀县涂坊村	125
1. 概 况	125
2. 涂坊村的家庭组织	126
(1) 家庭型态	126
(2) 分 家	129
3. 长汀涂坊的宗族组织	130

第四节 永定县湖坑乡	135
1. 概 况	135
2. 湖坑的家庭组织	136
(1) 家庭形态	136
(2) 分 家	138
3. 湖坑的宗族组织	140
(1) 世系关系	140
(2) 宗族的功能与结构	141
第五节 总结: 闽西的家庭组织、宗族组织	143
第六章 长汀县濯田镇民间组织调查	146
第一节 作为民间组织的家族制度研究	146
第二节 人类学田野调查的选择	148
第三节 长汀县濯田镇的基本情况	150
1. 长 汀	150
2. 濯 田	151
第四节 濯田镇宗族形成、发展与现状: 以王、林、钟姓为例 ...	152
1. 濯田钟姓宗族的形成、发展与现状	153
2. 濯田林姓宗族的形成、发展与现状	156
3. 濯田王姓宗族的产生、发展及现状	162
a. 琅琊王宗族的形成、发展与现状	162
b. 太原王宗族的形成、发展与现状	164
第五节 神明信仰与超宗族社区聚落的整合	164
1. 西楚霸王项羽的传说与信仰	165
2. 林姓的“福主公王”, 钟姓的“三将公王”	167
3. 迎神赛会	167
a. 庙会	167
b. 打醮	168

4. 宗族内外矛盾的冲突和消解·····	170
a. 王王之争·····	170
b. 王(太原王)林之争·····	171
c. 林王(琅琊王)之争·····	172
d. 钟王(琅琊王)之争·····	172
e. 宗族内各房支的整合·····	173
第六节 作为民间自治组织的濯田坝尾“天后宫”·····	176
第七节 对民间组织调查研究的几点思考·····	181
第七章 山海遭遇天后宫 ·····	184
第一节 农业文明的土地关系与制度·····	184
第二节 汤子阁天后宫所传达的·····	188
第三节 农业与商业的边陲遭际·····	192
第八章 客家土楼的地方性表述范式 ·····	196
第一节 客家之“家族”的空间概念·····	197
第二节 方圆之闾的东方伦理·····	202
第三节 “官/民”制度下的人群聚落·····	206
第四节 农/商转型中的样板模式·····	209
第九章 文化重构:宁化客家运动的文化复相 ·····	214
第一节 “客家祖地”历史性延伸的当代符号·····	214
第二节 历史记忆中的宁化石壁:石壁作为文化符号的原意·····	218
一、客家认同的引入·····	219
二、大打“客家牌”·····	220
三、历史记忆中的宁化·····	222
第三节 公祠的创建和仪式的展演:符号意义的新诠释·····	224
一、公祠的创建·····	224
二、政府开发客家祖地的策略·····	225
三、实践·····	227

四、姚美良现象	228
五、文化精英的使命感与忧虑	231
六、宁化石壁的新意义	234
第四节 公祭仪式	236
一、仪式的创建:从传统祭祖到现代公祭	236
1. 公祭仪式的创建	237
2. 观光活动	238
3. 朝圣	239
二、仪式的展演	240
三、仪式中的人群的主位解释	244
第十章 客家运动与族群认同	248
第一节 客家运动中的新历史价值	248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观点	249
1. 客观特征论	249
2. 工具论(或情境论)	251
3. 根基论(本质论)	251
二、客家的族群边界的漂移	252
1. 客家的称呼	253
2. 香港崇正总会	255
3. 崇正总会成立的原因	255
4. 族群意识的强调	256
5. 世界客属恳亲大会的历史进程	257
6. 族群边界的历史变化	258
三、客家认同的区域性和层次	260
四、问题:谁来界定客家的历史与文化? 族群意识如何塑模?	264
五、学术与运动	265
第二节 客家运动的另一种表述——文化的解释	267

边缘族群:远离帝国庇佑的客人

一、文化的意义	267
二、传统的再发明	270
三、传统文化与日常生活	270
四、文化精英与文化复兴	274
五、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文化内衍化	276
六、客家运动领袖的心理分析	278
七、余论:客家运动的文化复相	281
结 论:客家群,变迁中的文化认同	282
一、客家学史检略	283
二、问题的提出	285
三、变迁中文化认同的多重性	289
四、以泰国南部客家群为例	292
参考文献	296
英 文	296
中 文	300
后 记	321

绪 论

当初我在思索这个课题的最原生性意义的时候,我几乎是本能地意识到,像“周边国家”这样的概念已经根深蒂固地展示出了渊源并传承了几千年来传统中国的“中心/边缘”的价值引导力量。虽然,没有人愿意怀疑,在华夏封建帝国文明的历史建构之外还现代地存在着另一个更具有世界范围价值认可的“中心/边缘”理论,它无时无刻(近代以来的认知)不在炙灼着作为“中心”的“中国”,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欧洲中心论”和近五百年来“现代世界体系”(The Modern World - System)(沃伦斯坦,1974)。这样的价值向背出现的后果是,一方面在现实秩序的“梯级地图”中圈点出中国的位置——“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边缘地带”,承认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地位;另一方面,在根植于悠久传统的历史心理层面还在不断地重叠出作为“中心—中国”的文化话语表述。

我清晰地明白自己现在所做的其实正是在这样的“理念漩涡”里挣扎的学术工作，相当困难。这种困难或许不是在“田野作业”(fieldwork)中的操作性实践，也不是如何去建立一套带有个性化的叙事甚至是理论(当然在学术上那也是困难的)，更为困难的地方在于：像这样的学术规范和价值范畴从一开始便充满矛盾和悖理，至少，当你费尽全力在一个层面的意义上去周圆的时候，恰恰在另一个层面出现了离异；前者越是周圆，后者就越是离异。很明显，“周边国家”其实是讲在地理上的“边界关系”。这里当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类学者去测量边境上的土地，去讲求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而是民族与族群相互间的关系。“民族”、“族群”说到底乃以人群为单位的族群认同标签，它的边界关系远比划分国与国边界来得复杂。

既然领得这样一个吃力不讨好的课题，也得要努力去做一点什么，仿佛格尔兹所援引的“就什么说点什么”(saying something of something)(格尔兹,1999:507)。那么，“边界族群与互动”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以为是“边缘性”。关于“中心/边缘”的论调已经听出了“茧”，却鲜见有什么人真正在地方主义和地缘价值的基础上挖掘出边缘特性。而如果边陲地带没有特色的边缘性，连课题的基本学理都无法建筑。

边缘性之于本课题应该具有以下几个基本方面：(1)族群迁徙与族际交流。(2)农业与海洋文明并置。(3)地方伦理与地方价值。(4)草根力量与文化表述和被表述。

第一章 帝国边陲

第一节 “客人”的历史疏引

——嘉庆十三年(1808),执教于广东惠州丰湖书院的徐旭曾,向他的门生课讲客家人独特的文化历史传统,自谓先人“乃宋之中原衣冠士族,忠义之后”,誉美其人“崇礼让,重廉耻,习劳耐苦,质而有文”,并郑重宣称“土自土,客自客,土其所土,客吾所客”。第一次较系统地阐述了客家人的源流、语言、风格及其“中原衣冠”的归属感,因此成文后的《丰湖杂记》被后人称为“客家人宣言”。(徐旭曾,1965:297-299)

——1987年,《客家风云》杂志在台北创刊,并提出“重建客家

人尊严”的诉求；1988年中，《客家风云》开始寻找凝聚客家意识的工具，并落实到对社会改革的关怀。他们以当局独尊国语、打压本土语言的政策为反抗对象，提出客家人应努力投身政治，以改变“弱势现状”的主张。1988年底，由《客家风云》杂志社、各地客家社团及工农运人士临时组成的“客家权益促进会”发动了大规模的示威运动，提出“开放客家话广播、电视节目，实行双语教育、建立平等语言政策，修改广电法廿条对方言之限制条款为保障条款”等斗争目标，由此，经历一个世纪的“隐形化”的台湾客家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客家运动”。（杨长镇，1991：184-197）

——1995年，客家人众望所归的世界独一无二的客家公祠，在家客祖地福建宁化石壁建竣，公祠神坛奉祀128姓石壁开基客家始祖神位。11月28日，隆重盛大的“客家公祠落成暨世界客属祭祖大典”在公祠举行，姚美良率领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和台湾、香港等地客家社团代表团140余人专程前来参加庆典，世界16个国家和地区共216个客属团体和个人、20个国内单位和个人发来贺电、贺信，热烈祝贺客家公祠落成和祭祖大典。祭祖大典祭文曰：

恭维列祖，发自炎黄，人祸天灾，背井离乡，继自中土，辗转南方，
汇聚石壁，拓地辟荒，生息繁衍，远播他方，五湖四海，奋发图强，
建树鸿业，赫赫扬扬，祖德宗功罄竹难详，我辈后裔，无不秉祖先
之懿，继先辈之精神，勤奋耐劳，开拓进取，重礼重教，念祖爱乡，
光大祖业，姓姓隆昌，纵在天涯，或在海角，故土情怀，不敢稍忘，
今日宗祠落成，奉祀祖妣一堂，同受百氏香火，共享万户蒸尝，客
家裔孙，同为华胄，实乃手足，谊属同根，今日同祀先祖，来日共创
辉煌，拜谒我祖，祈祷我祖，泽惠我辈，姓姓兴隆繁盛，代代如意安
康，蛟腾凤舞人文起，国富家殷事业祥，千秋箕裘延绵，万代俎豆
馨香，列祖英灵犹在，降格享我蒸尝。（《客家魂》，1996：5-7）

.....

自清中叶至现当代,似乎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汉民族的“支系”(汉语方言群)像客家方言群那样表现出如此彰显而强烈的对“族性”的宣称;与此相呼应的是,客家作为研究对象,它所获得的学术参与也是其他任何汉语方言群所无法比拟的。这当然得益于一大批客籍学者近一个世纪以来的不懈努力,而更重要的、更不为人所意识的是,在轰轰烈烈的客家研究背后,隐含着一个先验的前提假设——客家比其他任何汉语方言群都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文化的独特性和同一性以及族群意识的恒常性和高度整合性。自罗香林以来,在长时期发展和各方面社会力量的推动下,客家研究已逐渐从传统上的“追根溯源”转移到更广义的历史文化重建上来,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多学科的介入以及国际学术界的参与,并与传统的历史学、语言学等携手,无疑对客家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些新的领域如社区研究、仪式与象征制度研究等被开辟出来。但从总体上看,这些新的领域和新的视野在力量上仍然甚为有限,传统的客家研究取向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整体上,客家研究仍然具有浓厚的“客家情结”,因此“客家知识”在现当代的广泛传播所产生的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客家作为族群认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达到如此的广度和深度。如果我们以族性和认同作为衡量一个方言群是否具有“族群”意义的话,可以这样认为:“客家知识”在现当代的传播过程本身同时就是客家朝向“族群”的目标不断迈进——即客家在总体意义上的认同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尽管这一过程还远未结束。在这个意义上,客家研究与客家族群的形成之间显然构成了一种“同构”关系,近年来各地所举行的国际性或区域性客家研究学术会议往往都采取与客属恳亲会、联谊会、祭祖典礼“联袂出演”的形式就是

一个例证。

在“客家情结”的影响之下，“客家民系”（罗香林）不得不成为研究者在进入客家学研究时所必须面对的“既成事实”，在以族性追求为根本性目标的新客运动的“语境”中，客家研究的任务和目标在很大程度上便成了对这一“既成事实”的逻辑性和存在寻找历史的、文化的、道德的、观念的依据，这种带有明显“目的论”意味的学术价值取向已越来越成为阻碍客家研究深化的一个屏障。从中国社会历史演进的大背景来看，以“客家”为标识的族群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知识”的运动）仅仅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文化现象，这一文化现象在实质上是一个在“华夏－汉语－中国”的“中心－边缘”结构中寻找位置的过程，因此，“新客运动”所要追求的“既要作中原人”（政治认同）“又要获得独特的文化表述”（文化认同）之间其实存在着歧义。一方面要强调“纯正的汉人血统”，另一方面又在刻意诉求与中原文化差异性，二者兼而得之明显存在逻辑上的“空隙”，除非承认一个假定：汉族中存在着特别的“精英族群”。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不断地创造出边缘化的历史和文化，并随着政治文化的变迁不断对自身的历史和文化进行策略性的解释。但这种边缘化并没有导致一个全面进行内部的“自我认同”和外部的“区分排斥”的理想结果，它始终都受到来自“中心”的权力和资源的支配，这就决定了客家“知识运动”（比如语言）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强调的是“内于他群”而非“别于他群”——与土著（广府、福佬）同样具有“中原”的正统性，二是尽管它强调的是“中原”的正统性，但与其说这种“追溯”出来的正统性代表着他们对“中心”权力和资源的分享资格，还不如说这正是其边缘性的真实写照——在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下他们需要以反抗边缘性这种方式对自身的历史进行重构。这与数千年中国历史在政治上的大一统格局下形成发展而来的“中原/边陲－华/夷－化内/化外”这一“二元对峙”的逻辑性结构和观念传承系统有着极